



淮安市文化“名师带徒”行动  
Huai'an City Culture "famous teacher leads apprentice" action

# 始知真放本精微

## ——记青年书法篆刻家毛洋洋

■ 胥广福

师



陈大中，江苏无锡人，中国美术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国书法家协会篆书委员会委员，西泠印社理事。多次参加全国书法篆刻展、全国青年书法篆刻展、全国篆刻展评展。出版多种书法篆刻作品集与论文集。

徒



毛洋洋，别署云斋，1992年生，江苏涟水人，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，江苏省法院特聘书法家，入选淮安市政府重点人才培养“名师带徒”书法篆刻类学徒，师从陈大中先生。作品入展全国第十一届书法篆刻展、全国第八届篆刻艺术展、“百年西泠·金石弘源”西泠印社大型国际篆刻选拔赛暨第九届篆刻艺术评展、“金山岭长城杯”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、“欧阳询杯”全国书法篆刻展、“赵孟頫奖”全国书法篆刻展、“万印楼奖”全国篆刻展，荣获江苏省第二届篆刻奖、江苏省书法奖、江苏省文华奖等。他入选淮安市首届“十佳青年文艺家”。

在淮安书法圈，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职业书法篆刻家毛洋洋因为年轻，加上为人朴实、行事低调，乍一见，很难觉得才情飞扬的风采。只有二三好友品茗闲话，聊得投机，打开心扉，才让人相信，那屡屡“飘红”的业绩是他多年苦修的回报。

毛洋洋1992年出生在涟水县唐集乡，所在“毛郁村”名不见经传，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。在他年少时，父亲闯关东搞建筑，只有过年时，毛洋洋兄妹才有机会承欢膝下。看似粗线条的父亲睡前洗脚时，居然抓起毛笔，脚盆作“砚”、脏水当“墨”，饶有兴趣地在地上划拉……这一轶事成了毛洋洋“幼受庭训”的美好记忆。

受父亲影响，毛洋洋后来在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习工程造价，毕业后在建筑工地短暂历练，因为割舍不下心中的梦想，便钻进李海龙老师的“书芳斋”系统学习。颜真卿楷书、《曹全碑》隶书、《峯山碑》篆书、《集字圣教序》行书……他一一临摹。后来，他又醉心北宋米芾、明人董其昌书风。米氏书风气势磅礴、沉着痛快；董氏书风飘逸婉柔、妩媚匀净，成为他行草创作的“养分”。机缘巧合，他在市博物馆欣赏到晚清康有为真迹，康氏用笔逆入涩行、长撇大捺，纵横跌宕又圆浑苍厚，令其眼界大开。

作为以篆刻安身立命之人，毛洋洋深谙“印由书出”，更知“书不通篆，难以高古”，对篆书着力甚勤。唐人孙过庭《书谱》云：“篆尚婉而通。”圆媚劲逸，方得婉转流丽之妙。和后来工稳印风一样，他更爱含筋抱骨、深藏不露的篆书体式，比如“铁线篆”“玉箸篆”。所谓“铁线篆”，指笔画纤细匀称、结构工整稳健，状如铁丝，峻拔有力，有“铁画银钩”之美。“玉箸篆”则状如筷子，整齐划一，骨肉停匀，有“丰筋多骨”之美。积书法之功力、汲绘画之意趣，加上奏刀入石的雕刻感觉，让篆刻方寸之地有了放飞自我的充裕空间。

辛坐先生在《当代篆刻评述》中指出，篆刻家之为造型艺术家，不惟审美理想多元化，且重个性、讲表现、求创造，心境、气质、情绪、情感悉见刀笔。毛洋洋尽管印作以工稳居多，以简净为尚，但印外求印、静水深流。波澜不惊的表象背后，是其隐忍、克制、内敛、沉稳的性格使然。

毛洋洋属草根阶层，不仅有谋生之虞，还要为父母分忧。但他不为形役、不受世扰，一心一意追逐梦想。他至今记得，学生时代，他从汇通市场购置刻刀和章料，参照《书法报》上介绍的姓名印刻法，为自己镌下第一方名章。尽管配篆、布白、用

刀较为生疏，但他还是十分兴奋。师院美术学院副院长李文灵教授闻讯后，送他一本南艺教授黄悫所编教材《书法篆刻》，这是他接触的第一本理论读物。

毛洋洋算是吃“百家饭”长大的。从汉印入手，秦汉古玺、汉缪印、唐宋官印、元朱文印、明清流派印，近现代吴昌硕、齐白石、陈巨来、王福庵、叶潞渊以降，包括当代工稳一路名家鞠稚儒、鹿守璋等作品，他都心追手摹，不但从字法、章法、刀法层面苦练技艺，还从迥异风格中领略众妙，择其所长，寻求审美契合之处。他致力于圆朱文、细朱文之类工稳风貌的打造，追求工整稳健、不失法度、线条流畅、结体优美，以平正妥帖呈现端庄之美。

在毛洋洋学艺过程中，许多师友对他厚爱有加。他在文庙文化广场挂单篆刻，许多书画家频频光顾。市美术馆馆长李德会请他刻印，毛洋洋拒收酬金，李德会坚持照单付酬，还向圈内人推荐，为他招揽业务。在文庙摆摊期间，他与名家刘建谊在师友之间。尽管两人住处有数里之遥，但他求艺心切，经常晚上登门，盘桓论艺。刘建谊往先予鼓励，再进谏言，让毛洋洋十分受益。后来，刘建谊离开淮安，迁居南京等地，仍多次邀请毛洋洋参加雅集。随着境况改善，毛洋洋离开文庙，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和培训机构，更觉晨风夕月、阶柳庭花，皆润笔墨。

毛洋洋颇其居室曰“云斋”。笔者以为，“云”之高，寓壮志凌云；“斋”之寂，乃脚踏实地。《中庸》云：“致广大而尽精微。”篆刻作为“寂寞之道”，既要有细致入微的功夫，又要有登高望远的气度。取精用宏、由博返约，才能技道并进、心手双畅，正所谓“始知真放本精微”。

《增广贤文》云：“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”如果一味沉浸于往昔成功，就会固步自封，艺术生命便会昙花一现。两年前，就在毛洋洋苦于难脱窠臼时，由市文联牵头组织的“名师带徒”行动给他带来福音：经过层层筛选，他被中国美术学院聘为篆刻名家陈大中教授“相中”，开始为期三年的师徒结对生涯。

在负笈中国美术学院，向陈大中请益的日子里，毛洋洋感触最深的是艺术观念一洗凡尘。陈大中论及书法创作，曾提出确立“创作思想”的领衔地位。创作思想的存在，使书法创作形态在现代与传统之间有了本质区别——有了思想的介入，书法创作成为主动的、自觉的、有目的的创作行为，其所面对的不再是“字”，而是“思想”。“思

想”可以通过适当的形式介入或干预社会与时代。只有显示出“思想”的张力时，创作才是真正的、严格意义上的创作。为师这一观念，移之篆刻乃至其他艺术，同样异曲同工、别无二致。

毛洋洋第一次带上“印屏”请教时，陈大中便让他多一点“逆向思维”，学会“延伸”：不妨掺入秦篆、汉砖等意趣，还可以从日常书写中找点资源。陈大中举例道：“如果写行书，大家都学王羲之的甜媚一路，如入山阴道上，目不暇接，哪还能独具美感！”他还补充道，“延伸”不是无本之木，要先打基础，再多研磨，才谈得上“延伸”。

陈大中认为，秦汉印风、流派印风及当下流行印风，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，流派风格越多，篆刻就越兴盛。突破与传承，最终都要归结到“高”（格调高）字上。格调低了，无论突破还是传承都无价值。看到毛洋洋所刻“何处有我”有明人气息，陈大中强调两个“统一”：想法要跟印风统一、字法要跟印风统一。老师还对他讲：“认准的路，就走下去，不要受外在流行风影响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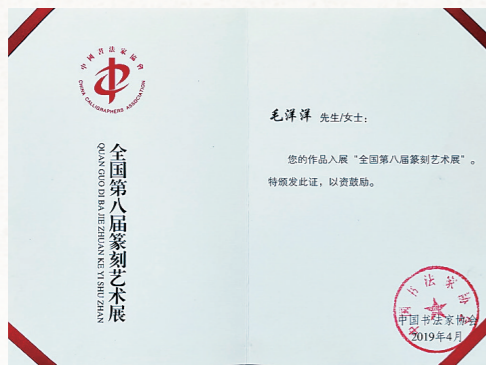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，这正是“夫子之道”。很多人以为繁即丰富，取法的多样性、制作方法的花样百出，令人眼花缭乱，陈大中却反其道而行之，把“简、净、静、和”作为真境界。

让毛洋洋感动的是，陈大中让他与博士生“侍坐”一室，各言其志，不善言辞的毛洋洋也侃侃而谈。每次面授结束，陈大中还“开小灶”，给他布置作业，以便来日批改，如让他临摹李阳冰篆书《三坟记》、释梦英篆书《千字文》，还让他临印五方、自刻五方。老师提醒他，工稳印也要有写意精神，即有虚实变化和矛盾冲突，“有鲜花盛开，有落英缤纷，这才是完整的自然界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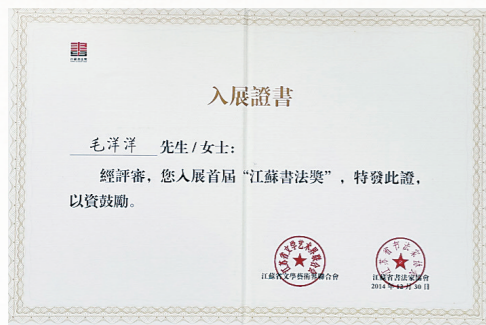
在陈大中老师的循循善诱下，如今的毛洋洋多了与年龄不符的“沉稳”。他不再满足过去的“小清新”时风，竭力追求拙朴清逸的“古调”。他的案头放有明末张灏所辑《学山堂印谱》、清初周亮工辑成《赖古堂印谱》、清人顾颉刚兄弟所编《小石山房印谱》、汪启淑所编《飞鸿堂印谱》等珍稀印谱资料，时加摩挲，摹刻不辍。他潜心读书，先文而后墨，涵养胸中逸气，逐渐明白“笔势峥嵘，文采绚烂；渐老渐熟，乃造平淡”。艺术要剥离色相上的“绚烂”，回归大巧若拙的“平淡”本质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毛洋洋艺海竞渡，矢志不渝，有望抵达理想的彼岸。



入展2020“中国书法·年展”全国书法作品展



入展全国第八届篆刻艺术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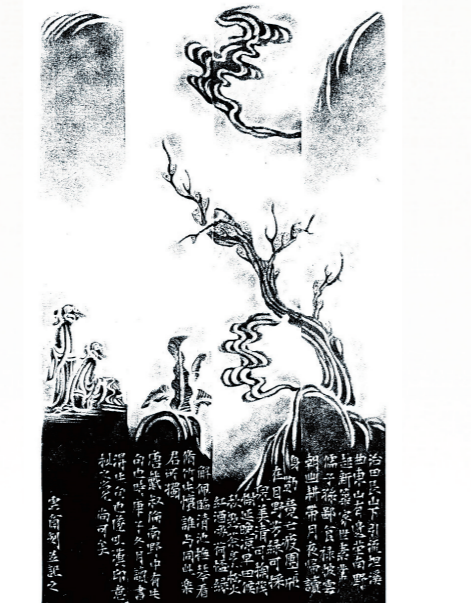
入展首届“江苏书法奖”



《星河好夜闻清佩 云雨归时带异香》  
尺寸：4.3×3.1cm



《世间行乐亦如此》  
尺寸：2.5×2.5cm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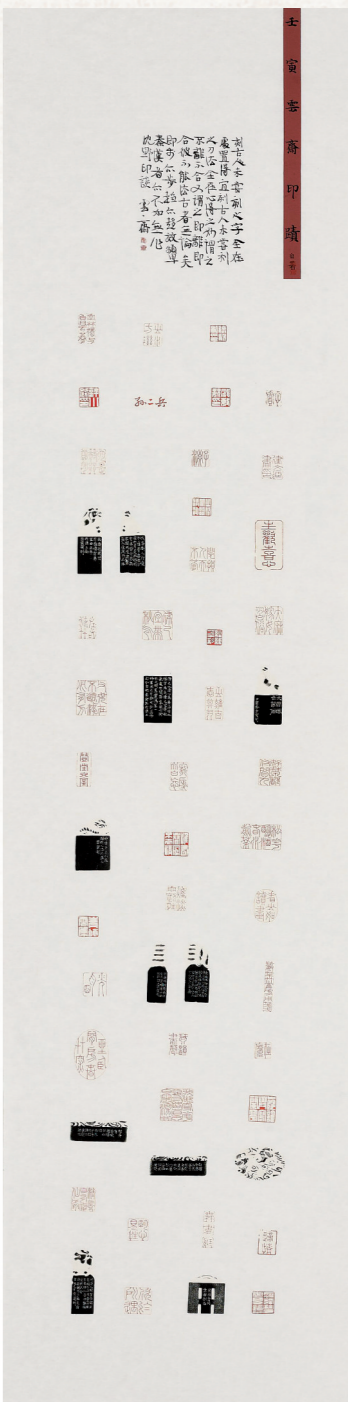
《坐修竹临清池》  
尺寸：2.3×2.3cm



《无倦》  
尺寸：3.1×2.5cm



《无负今日》书法拼接  
尺寸：180×97cm



《云斋印迹》印屏  
尺寸：138×34cm